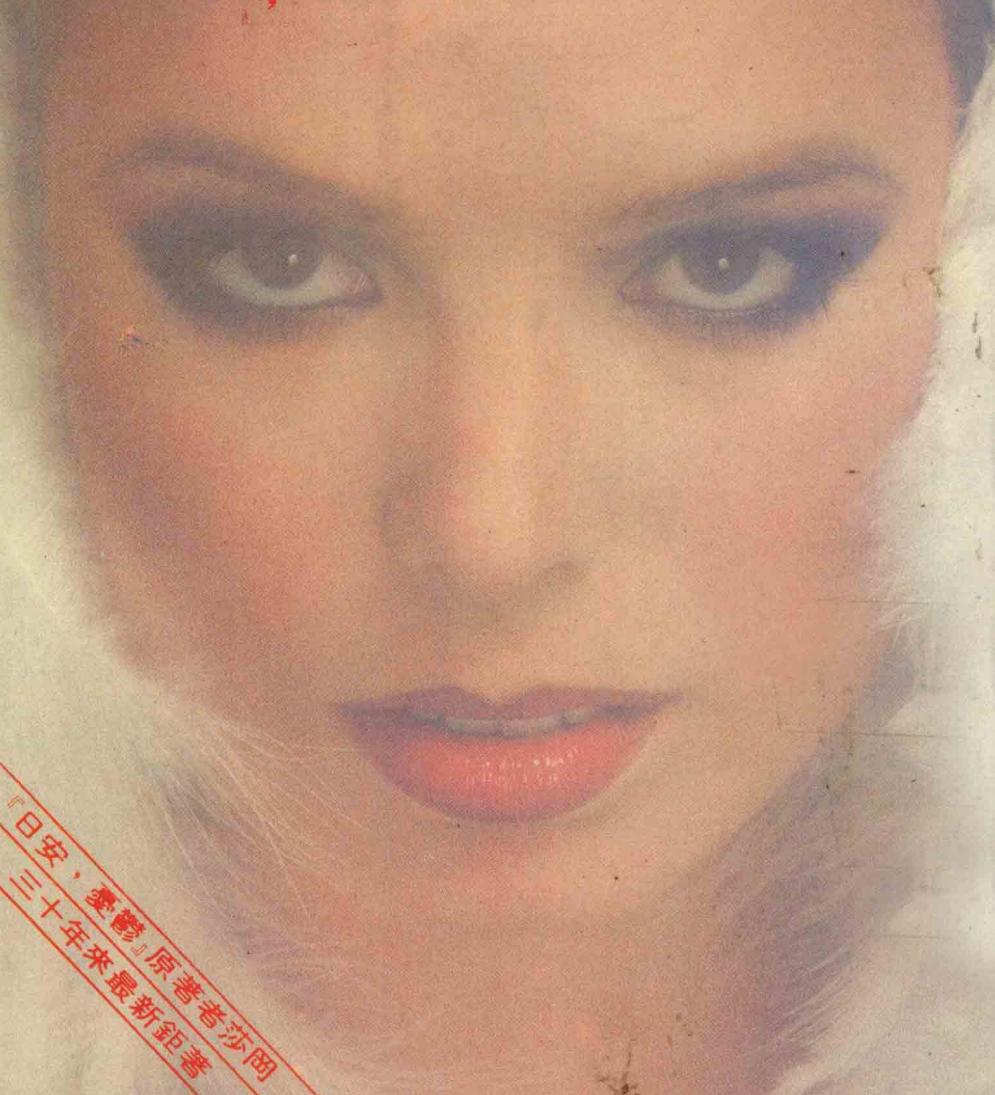


粉雕玉琢

FRANÇOISE SAGAN 著・林靜華譯



「日安，夢戀」原書者莎尚
三十年來最新鉅著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九五三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六二

粉雕玉琢
THE PAINTED LADY

原 著：FRANCOISE SAGAN
譯 者：林靜華

發行人：平 鑑 潤
出版發行：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郵撥 0010426—9
電 話：7168888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059 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背・陳冕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宋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瓊玲

主 編：麥倩宜
策 劃：施寄青・余國芳
美術主編：李純慧
美術編輯：李復君
校 對：曾美珠・劉秋娥・鮑秀珍

印 刷 者：皇 冠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電 話：306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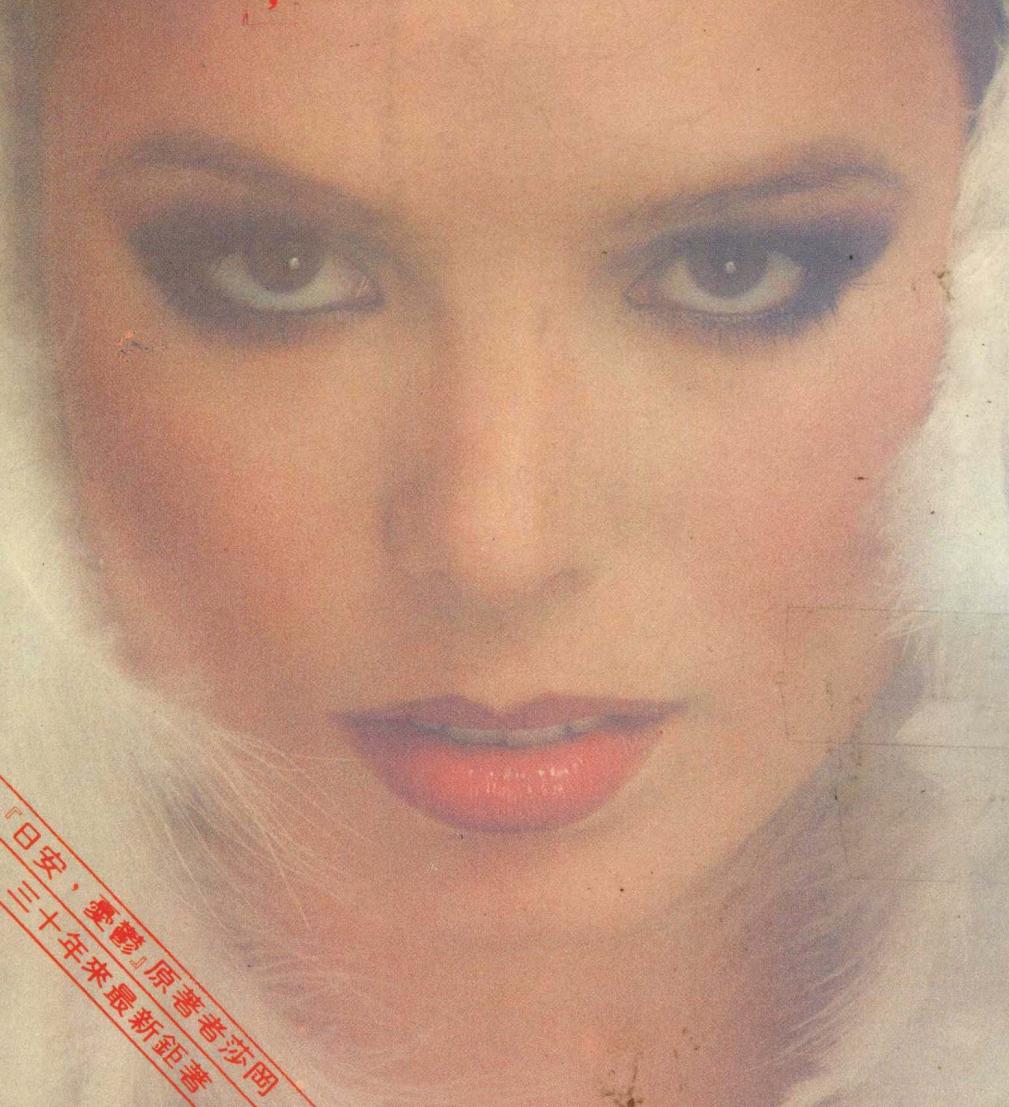
著作權：台內著字第 25300 號
執照字號

第二版：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三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本書定價：新台幣100元 港幣27元

粉雕玉琢

FRANCOISE SAGAN 著 • 林靜華譯



『日安，臺灣』原著者莎翁
三十年來最新鉅著

粉雕玉琢

FRANÇOISE SAGAN 著・林靜華譯

『日安，夢魘』原著者莎翁
三十年來最新鉅著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關於本書

『四十五歲的莎翁繼她早期清新可人的名作之後，又一部完整、巧妙的作品……』

—Le Soir Bruxelles

『繼「田安憂鬱」問世後三十年，莎翁又一次接受挑戰，推出另一部成功力作。』

—Nouvelles Littéraires

『莎翁以無限的柔情和惡作劇的歡愉導演了一場化裝舞劇……僅是那海上風光和黑暗中的激情之吻便足以扣人心弦。』

—Vendredi-Samedi-Dimanche

主要人物表

朵麗亞——歐洲當代最偉大的女高音，中年未婚，性好青春健美的少年郎。

漢斯·克魯齊——歐洲當代最偉大的鋼琴家，與朵麗亞同時應聘為「納西索號」的音樂之旅合作演出。

伊利杜船長——「納西索號」遊輪的船長，生性魯鈍。

查理·包林傑——「納西索號」的事務官，是個同性戀者。

愛瑪·鮑泰——法國最富有的「糖大王」的妻子，性喜促狹，唯恐天下不亂。

亞曼·鮑泰——法國的「糖大王」，愛瑪的丈夫。

艾瑞克·勒蘇里——法國左傾『政治報』的發行人，因裙帶關係而致富，是個沾染資本主義陋習的共黨份子，也是個虐待狂。

克魯·勒蘇里——法國最大的財閥杜羅家族的女繼承人，嫁給艾瑞克爲妻，生性善良多情，却遭其夫的壓抑失去自我。

朱利安·培瑞特——澳洲籍的江湖郎中，以繪製偽畫和賭博營生，然具有正義感。

安垂·費亞——生長在法國鄉下的英俊青年，靠女人吃飯的妓男，然多情脆弱。

塞門·貝雅——法籍的製片家，也是坎城影展的最佳製作人。白手起家，庸俗純真。

名。

奧加·拉慕洛——法國的電影明星，攀附塞門·貝雅的唯一目的是成

名家的推薦——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當代名著精選』，將讀者的視野，伸向了世界文學的舞台，它所呈現的風貌，如此強烈真實有血有肉，出版這一系列作品，需要絕對的魄力，絕對的遠見。

名作家／桂文亞

很難抗拒它的誘惑，『當代名著精選』常使我因而睡眼不足，但我又甘於沈迷在它的魅力中，享受小說世界的極品。

名作家／心岱

這可稱得上是一席菜式繁多，百味雜陳的文學盛饌。
客官，您要什麼？

大燴鮑片？蝦子烏參？八珍熊掌？

喏！來盤開胃小菜如何？

要客肺肺牛排？沒問題，幾分熟？

在下業已掌廚六年，敢向讀者誇口，不管您老文學品味如何？咱絕對能給您來上幾道包君滿意的佳餚。

名譯家／施寄青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都是暢銷金榜的作品，叫好叫座。多采多姿的取材和寫實角度，得以一窺現代歐美作品的取向風格，是讀者和作者的精神食糧。

名作家／朱秀娟

一生當中，與小說結緣的機會，俯拾即是。皇冠『當代名著精選』，以六年的恆心和雄厚的實力，翻譯了將近三百本的國外暢銷小說原著，其成就與影響力，是國內出版界難得一見的。

金石堂書店副總經理
陳斌

那是最後一個夏日，一個黃澄澄的、生猛的夏日，令人禁不住要回憶戰時或童年所度過的那種夏日。但此刻一輪巨大的、燒得白熱的太陽，橫跨在坎城湛藍平靜的海面上。夏天結束了，秋天剛剛開始，四周的空氣却令人覺著有些慵懶，有些金黃超絕，甚至是腐朽的，彷彿這一切美得過頭，注定要毀滅似的。

碼頭邊上，『納西索號』正準備起錨開始它的秋季音樂之旅。伊利杜船長和他的事務官查理·包林傑待命似的肅立在跳板下方，彷彿無視於眼前迷人的風光。他們正在迎接花了昂貴代價參加這趟豪華之旅的那些擁有特權的遊客。為這趟旅行特別設計的海報印刷得十分精美誘人，貼在主辦的旅行社分佈於全世界的分公司內。海報上印了幾個像拉丁文又不像拉丁文的文字，翻譯過來意思是『音樂在海上等候您』。

真的，要是你有十天假期，有品味，又有錢支持你的品味，那麼你就可以由一兩位當今世界最著

名的音樂家陪伴著，度過一段短暫的、豪華舒適的地中海之旅。

按照波丁公司的計畫，停靠的港口決定曲碼，曲碼又決定菜單。這種微妙的音樂關係起初還不怎麼明顯，漸漸的竟演變成不可更改的慣例，甚至於一旦牛排不好，不得不換成巴伐利亞紅燒牛肉時，原本排定的羅西尼也要改成馬勒的作品。通常廚子都是在最後一刻視船上的冷凍櫃或地中海市場的情形，才提出諸如此類的建議，搞得音樂家們都有點緊張兮兮的；假如你仔細查看一下價錢，就可發現這種有趣的現象。十天的航程費用，豪華級的是九萬八千法郎，頭等的是六萬二千法郎；早年還有二等艙，但現在已經永遠取消了，爲的是免去二等旅客可能會有的自卑感。儘管如此，『納西索號』却永遠滿載啓碇，而且欲參加者必須早兩年就搶著排隊登記。一旦上了船，大夥又都羣集在甲板上，一面在搖椅內自在的搖擺，一面享受聲、光、色、嗅覺、味覺的樂趣。只有第五感的滿足多少還得保留一點選擇性，還好。

五點整，啓碇的時刻到了。伊利杜船長咗嚙了一聲，從他的大口袋裏掏出懷錶在眼前晃著，難以置信地看了一眼，再給一旁耐心等候的查理·包林傑也看一眼：這兩人搭檔已有十年的歷史，彼此都養成類似的生活習慣，甚至連外表都有些類似，看來有點荒謬可笑。

「要不要打賭，鮑泰夫婦七點以前到不了？」

『很可能。』查理·包林傑用他纖細、愉悅的聲音回答。多年來，他已習慣於長官無線電報的風格。

身材巨大、濃眉粗鬚的伊利杜，外表像極了一隻老海狗。儘管他有過一次航行失誤的記錄，船東波丁公司依舊讓他的階級節節上升。經過兩次海難，居然奇蹟般毫髮未損之後，他被調離遠洋，改派以較少危險性的定期航線——多半是沿海岸線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船隻既堅固，設備又好，另外又派了一位經驗豐富的大副給他，這一來是絕對不會有問題了。伊利杜自小便發展成的自滿已到了近乎狂妄的地步，這使得他對自己的工作崗位缺乏責任感，但對他的東主却絕對的信任。然而他却始終夢想着康拉德式的冒險故事，他要過『勇敢船長』的生活。在這樣平靜的海面上，他根本不可能發

出令人心碎的求救信號，然而這種夢想却朝夕不停地盤據在他心上，連夜晚都會夢見他對著颶風眼大聲吼叫：西經幾度、北緯幾度，拉緊……旅客的安全……我留在船上……哎，可是天亮後，他最多只能發發諸如：魚腐壞了，盼能更換食物；或者請求提供輪椅給行動不便的旅客……一類的電報。他對這幾個密碼熟悉到連他的屬下——特別是膽小的、金髮的查理·包林傑——都為之駭異。

查理出生於根特的一個布爾喬亞家庭，清教徒兼同性戀，自小就經歷無數的屈辱，他都承受下來了。在伊利杜偏狹的陽剛態度下，奇怪的是他竟然也能找到一種穩定的，或許是柏拉圖式的情感，隱約中使他定心不少。至於一向最恨同共產黨、外國人和同性戀打交道的伊利杜，有些時候竟也奇蹟般的與這三種人相處甚佳。

『我們親愛的愛瑪當然會晚一點，』查理熱絡地說，『不過偉大的克魯齊也還沒到。至於等候嘛，哎，咱們已經習以爲常了，船長。』

說著，他在船長背上拍了一下——也許是故意的。伊利杜船長立即憤怒地白他一眼。他討厭查理用『咱們』這種字眼。三年前他才發現可憐的查理有斷袖之癖。那天他在卡布里島上岸買菸草，（很難得的一次例外，按照規定他是不准離船一步的。）發現他的事務官打扮成吉普賽女郎，正與一位當地男子大跳恰恰。當時他雖然震驚得一步也不能移動，却一句責難的話也沒說；不過從那以後，他就把查理當成怪物看待，並且從此戒煙，這是連他自己也無法解釋的反應。

『誰是克魯齊？』船長懷疑地問。

『哎呀，船長！克魯齊——漢斯·克魯齊呀！眞是的，船長，我知道你不是個頂愛音樂的人……』查理說到這裏，忍不住咷咷笑了起來，船長的眉頭皺得更緊了。『哎呀，克魯齊是當今世界最偉大的指揮家哩！而且啊，聽說還是最偉大的鋼琴家……上個禮拜……嗯，你看「巴黎競報」吧？』

『沒空。管他競不競。這個克魯齊——他遲到了！他也許指揮交響樂團，可指揮不了我的船！你知道他破壞船上的鋼琴十天可以拿多少錢？連頭帶尾三十萬整！不賴吧，查理？還要他自己自己的鋼琴才行，我們的「普萊耶」不夠好！斃了他，這個鬼克魯齊。』

伊利杜船長咳了一聲，將口中正在嚼的菸草撥到一旁，順口朝地上吐了一口紅褐色的汁液。一陣強風吹來，將褐色汁液在查理洗燙得一塵不染的長褲上。『哎呀，要死——』

查理嫌惡的驚叫很快被剛剛煞住的一輛凱迪拉克裏面傳出的愉快聲音打斷了，表情立即由煩惱轉為歡愉，趕忙衝上迎接愛瑪·鮑泰夫人。伊利杜却像聾了似的——對這個聞名於全歐以至全美的噴射機、歌劇院，及服裝沙龍的聲音充耳不聞。

愛瑪·鮑泰後面跟著她的丈夫亞曼·鮑泰，以及另外一些人跨出凱迪拉克，隨即以她的女高音唱道：『哈囉，船長！哈囉，查理！哈囉，納西索號！哈囉，海洋！』像她的一貫作風那樣，扮演著迷人嬌娃的角色。剎那間，整個港口的注意力都被她高亢而充滿魅力的嗓子吸引了：水手停下他們手上的活兒，旅客聚集在欄邊，海鳥展翅而飛。惟有伊利杜船長沈醉在他靈魂深處的颶風中，依舊對她充耳不聞。

雖然愛瑪·鮑泰承認她五十歲了（因為她現在正值黃金時代），仍然打扮得很年輕，身穿棋盤式格子套裝，頭繫白巾，曲線玲瓏。略似馬臉的長臉上嵌著一對微凸的杏眼，她却愛當它是『王族的特徵』。至於她丈夫的特徵，相反的，却像個忙碌的會計師。除了那些與他有生意往來的，沒有人記得亞曼·鮑泰，而生意人是一輩子也忘不了他的。他是法國少數幾個最富有的之一，甚至可以列名全歐的富豪榜。長時期的思考使他變得有些心不在焉，幾乎每到一地總要跌次跤。要是你不瞭解令他禿頭的是數字和百分比，定要以為他是個詩人。雖然身為偌大一個帝國的主宰，亞曼·鮑泰依然受他那安裝在冷靜的腦子裏的電子計算機的桎梏，與千萬人一樣，既是現代數學的犧牲者也是受益人。他的座車丟了，此刻他正與租來的凱迪拉克轎車司機打交道——絲毫不加考慮的給他百分之十二的小費，恰恰符合最近的行情。

查理·包林傑從行李箱內捨出一大堆黑色皮箱，箱上隱約印有『BL』的縮寫字母。他知道這些箱子百分之九十是愛瑪的。兩名水手下跳板，已開始扛上船了。

『還是二〇四嗎？』愛瑪問道，語氣堅決多於詢問。